



明
友

邊
日
生

的
好

张和平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RENMING CHUBANSHE



的好

● 张和平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朋友还是老的好/张和平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225-03120-0

I. 朋…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145 号

朋友还是老的好

张和平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 行 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雅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39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312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1.

“咕咕咕咕……”

寂静而黑暗的卧室里，电话铃声像是林中的布谷鸟一样，悦耳动听地叫个不停。起码长达近一分钟光景，才算把正睡得香甜，做着美梦的董筱雅给吵醒。

“谁呀？”已然四十挂零的半老徐娘，极不情愿地抄起枕边的电话问道。

“是我。”密密的蜂音孔里，传来一个男人焦灼而熟悉的说话声。

“哦？是你呀！有事？”女人的口气明显缓和下来。

来电惊扰她好梦的，是丈夫的好友吴小平。当年，他们哥俩是一起进公安局当的刑警，由于结交多年，脾性对路，属于交情过命的铁哥们儿。斗转星移，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如今，人家哥们儿早已是肩膀头上扛着二级警监招牌的高级警官了。平素里，只要是着正装，总喜欢把警服洗得倍干净，还一准儿会熨烫规整，肩章和领章也擦拭得闪亮，熠熠生辉，透着一份讲究文明礼貌和爱好清洁的好习惯。

“儒铭出事了。”电话里的吴小平，尽量用平和而委婉的口气说道，不想吓着她。

董筱雅听了，不禁惊得手一打哆嗦，听筒都差点儿掉了，连忙使劲攥住，槽头槽脑、难以置信地说：“他见天遵照医嘱，一早披星戴月地牵小狗出门儿遛弯儿，锻炼身体，能出什么事？真的假的？”

在她的记忆里，自打去年入冬，丈夫因突发严重的心脏病，紧急手术“搭桥”以后，只要是天气允许，均必得每早按时定点地起床，牵着一名叫做“哈里”的博美小公狗，一块出门遛弯儿，目的，则是为强身健体，多做有氧运动，以便恢复心肺的功能，增加免疫力。

“谁还敢拿这种事开玩笑？他的确受伤了。”吴小平的口气仍很平和而委婉。

“我的妈耶，真受伤了？伤在哪儿？是他自个儿不小心摔着了？还是遇着劫道的了？”

她确信，丈夫最知心的朋友之一，平素再怎么好开玩笑，也不会拿这种事当药引子吓唬人，否则，未免也太出格了。因此，她这一惊可不小，吓得腾地一下，从柔软的席梦丝上弹坐起来。

“眼下，案子的性质还不好说。初步勘察的结果是，他被人从背后偷袭，挨了几刀。不过，你别着急，他人还活着，已经送医院抢救了，估计问题不大，不至于致命。”

几公里以外，吴小平穿着蓝色警用呢子大衣，腰板笔直地站在一道横至半空的黄色警戒线旁，一边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有条不紊地指挥着现场勘察，一边赶紧打电话通知好朋友的妻子，赶紧奔医院，打点一应事宜。最起码，也可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免得一旦情况有变，刺激得朋友之妻受不了，反倒更不合适了。

此时，天还刚蒙蒙亮，水银路灯依旧发出寒冷而凄荒的光晕，西北风飕飕地刮着，发出像是哨子一般尖厉的呼啸声响。气温是真够低，起码在摄氏零下十度以上，呵气成霜，冻人手脚。

可尽管气候如此之严酷，为了生存和竞争，倒霉的人们还是得早早地离开暖烘烘的家，走上寒冷而喧嚣的大街，上班挣钱，养家糊口，拼命似的折腾——开车的，拼命地按着喇叭，以便在拥堵的车流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步行者们，则均脚步匆匆、摩肩接踵，忙碌得像是蜜蜂采花和蚂蚁搬家一样，透着一份大都市所特有的混乱而嘈杂的快节奏生活韵律。

“到底是咋回事呀？你不是开玩笑吧？”董筱雅已经完全慌了神，吓得心头突突直跳，脑仁儿生疼，根本不能接受这份突如其来的噩耗的打击。

“你听我说。”吴小平尽量克制着内心一阵阵躁动不安的义愤情绪——因为，被伤害的，也差不多算是他的亲人，多少年的老战友和铁哥们儿，不是一两年的情份。“今天早晨六点不到，我们的

‘110’接到报案,说有人在白广路电影院门口被刺。等我们的人赶到后才发现,受伤的,原来是儒铭!而且,伤势够重,没少流血。经现场初步勘察和走访目击群众得知,持刀行凶的歹徒大约有四五个人,作案后,已经逃之夭夭,跑得没影儿了。我现在正组织人手搜捕,围堵这几个歹徒,相信,一定会有所斩获。”

“你先别说这么多。眼下,关键是救人要紧!”董筱雅心急火燎地打断吴小平。“告诉我,他现在哪个医院?我得赶紧去应对,尽量节省时间,赶紧手术。而且,还得找最好的大夫。总之,救命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是浪费时间。”

对于她的这份口气强硬、半命令式的情绪和说话方式,吴小平一点儿也没在意,赶紧告诉她:“就在你们家附近的三甲医院。另外,我也已经通知了李和平和李大海他们几个,大伙儿都急得要命,正拼命往医院赶呢。有的,恐怕已经到了。一定记着,得多带银子。现如今,这他妈医院算是没救了,跟强盗差不多,没钱根本办不成事,见谁宰谁,整个变成了数钱的衙门和印钞机,一点儿革命的人道主义都没了。”

“但愿不会出什么大事?我的妈耶,简直吓死人了!那我就先去医院了?至于破案找凶手的事,就全权拜托了,你们可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别忘喽。”

“说什么哪?”女人的一句习惯性用语,使得几公里以外的吴小平明显不高兴了。“他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你们女人也真是的,就是不如我们男的,一旦成家立业,有了丈夫和孩子,连朋友都不能交了,忒没劲。”

电话,突然挂断了。

董筱雅知道,是自己的一句不那么放心的娘娘腔,惹得丈夫的好友不高兴了。

说来也怪,自打当年疯了傻了似的爱上丈夫以后,直到今天,恩恩爱爱了差不多上十年光景,可到底也不能理解男人之间的那份过于亲密的黏糊劲儿,一天不见就没着没落地六神无主,那份思念和惦记的劲头,跟同性恋差不多,起码不输于渴望女人。只

要是人不出北京，必得见天照面，有事没事就喜欢扎堆儿，凑在一起喝大酒，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或是泡茶馆较劲地吹牛，能吹出大天来。甚至，提前就取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给定下来，安排谁谁进来，某某退出，好象他们就是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中枢和统治亿兆黎民百姓的政治主宰似的，整个一群浑不吝的世外高人。即使从夜幕降临聊到东方见白，把星星和月亮接来又送走了，还浑然不觉。至于家和老婆、孩子，均能忘得精光，丢置脑后也不管不顾。

可作为女人，尤其是当有了孩子，做了母亲以后，不说是百分之百，起码，也是得要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小家的建设中去。但对于曾经的同窗、朋友以及同事等姊妹情谊，则统统被束之高阁起来，几年不照面都不带想的。

恐怕，这也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在社会交往上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吧？

那，要照这么说，女人才应该是户主，是家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而貌似强大的男人，则只不过是草上露、地上霜而已，有他也可，一时半会儿无他，一个家，也照样能对付一气。

电话被无情地挂断后，董筱雅开始飞快地穿衣服，并以更快的速度冲出门去，直奔电梯，连一般女人出门前，必得进行最起码的美容化妆也顾不得了。

此刻，她是真被这份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惊了，一门心思地只想尽快赶到医院，弄个明白，丈夫的伤势到底有多重？危不危险？致不致命？如果一时半会儿由于各种无法预想的困难和程序，不能及时手术，或是手术医生的资质不够，经验欠缺，那，她还真得凭着自个儿的职业优势，临时抱佛脚，赶紧找专家或是好一点儿的大夫上手术台。毕竟，受伤的，是自个儿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丈夫，而不是别人，打断骨头都连着筋，不是闹着好玩的。要不怎么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呢？这“胜似”俩字，已经充分说明了这句话的真正底蕴。

在走到电梯跟前等候时，向来干练的她，已经作出了第二反

应,不准备去地下室开车,而是步行去医院。因为,鉴于医院离家尚不足二里地远,而眼下北京城的交通状况又不容乐观,几乎甭管什么时候,大街上都会被日渐增多的机动车堵得满满当当。所以,一般几里地之内的近道,凡是懂行的人都楞可步行,也绝不愿开车,因为前者肯定来得痛快,而后者,则一定会由于交通堵塞,浪费宝贵的时间。

由于时间尚早,电梯很快就来了。

“怎么,今儿这么早出门儿?有急事呀?”像往常一样,开电梯的老大姐一边职业性地给业主陪笑脸儿,一边颇为吃惊地表示关心,跟她打招呼。

董筱雅应付事似的“唔”了一声。此刻,她哪有闲情逸致跟人客套寒暄瞎耽误功夫呀?心里忐忑不安地惦记着丈夫的安危,眉宇腮间,则凝聚着重重的忧虑。

见此,下岗再就业不久的女工,连忙知趣地闭嘴不言语了。

这也是一种职业使然,对于户主们的喜怒哀乐,作为服务人员,只有察言观色、恰倒好处地应酬的份儿,却绝不能凭着自个儿的意愿行事,免得惹人家不高兴。甚至,碰着那等难缠的主,还会小题大做地向物业投诉,埋怨你废话太多,打搅了人家的清静,岂不是砸自个儿的饭碗?

电梯的性能良好,很快便安全地抵达了一层大堂。

可当董筱雅正要跨出电梯门时,却又马上意识到,慌乱中,竟忘了带钱!这可绝大意不得——现如今,这医院里的大夫们的心,可是都已经变黑了,穿着雪白的大褂,貌似白衣天使,可张口就跟你耍银子,有病无钱莫进来,管你死活和痛痒?整个见钱眼开,跟商人似的,变得铜臭气十足,够可恶。

她赶紧收住脚,匆匆说了句:“不行,我还得回家拿东西。”

“瞧这份急!”开电梯的老大姐和颜悦色地说着,连忙摁了返回二十层的按键,关了电梯门儿。“都是工作忙闹得,节奏忒快。”

回到家,董筱雅匆匆扑向写字台,打开抽屉找钱和存折,神色和手脚都显得异常慌乱。

“妈，您在那儿忙什么哪？一大清早起来就慌里慌张的，跟丢了几百万银子似的？有那么严重吗？可别急出啥毛病来？现在，看病可贵！”已进入高考冲刺阶段的独生女儿，正准备出门上学，见母亲如此反常，不禁略带戏谑地跟她开善意的玩笑。

“去去去，你还有闲功夫开玩笑？快上你的学去吧，真烦人！”当妈的，心烦意乱，惦记着丈夫的安危，哪听得了这个？即使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亲闺女。

“呦呦呦，大清早的，这么冲？别是您老人家的更年期提前来了吧？嘻嘻……”小家伙跟妈妈调笑一半句后，赶紧出门溜之大吉。

她是太熟悉母亲了，不仅敬业，工作能力强，属于还算混得不赖的职业女性。尤其嘴茬子厉害，轻易不饶人，管教起自己这个下一代来，整个就像是修道院的院长，严格得要命，从不允许她学社会上流行的种种不良风气，如泡网吧、染发或是戴鼻环、耳环、以及穿露肚脐眼儿的浅腰裤子等。否则，张嘴就能说出天大的道理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绕梁三日都不绝于耳，直到当女儿的央求告饶，承认错了，才算完事。

“这孩子，眼瞅着要考大学了，也已年满十八周岁了，正经属于公民了，还这么没大没小、调皮捣蛋儿？真没法弄。”

董筱雅没好气地嘟哝着，可还是得在出门前，照例关心孩子的身体，在餐桌上放了二十块钱，并留下一字条，让她小家伙晚上学习回来时，自个儿伺候自个儿，随便在外面买个汉堡包之类的快餐食品充饥。然后，这才匆匆出门。

凑巧的是，这会儿，背着足有二三十斤重书包的女儿还在等电梯，见母亲心急火燎、神色不悦地匆匆走来，不禁讨好地直冲当妈的给笑，惟恐刚才开的玩笑惹大人不高兴，又得挨一顿没完没了的批评，划不来。

但董筱雅却没有再发火，也没有说什么，一直到母女俩走出大楼，准备分手时，当妈的才像是打定了主意似的，勉强作出没大事的样子，尽量平静地把家里惟一的男人，她的丈夫，小家伙的父

亲,又已住进医院的事说了。不过,为了不使孩子分心,干扰她的高考复习,当妈的善意撒谎说,你爸爸因前次手术的刀口有些感染,必须得接茬儿住院治疗才行,所以,恐怕这一阵子,你就不能见着他了。但也不准去医院探视,免得影响学习,毕竟,高考还是第一位的,关系到你的人生和前途,绝不能忽视。

小家伙毕竟未成年,又一向信任当妈的,也就没有怀疑什么,答应一声后,便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唉,他这人哪,要强了一辈子,怎会这么倒霉呢?先是突发了严重的心梗,差一丁点儿就死了。这才刚手术“搭桥”不久,总算是活回来了,谁料,竟又意外地遭遇伤害?这都叫什么事儿啊?整个祸不单行、雪上加霜!老天爷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凭什么非要接二连三地折腾好人哪?要说,这人的一辈子,还真说不准旦夕祸福,啥时候有难?整个没谱……”

在步行走向医院的途中,一路上,董筱雅都在这么心烦意乱、充满悲哀地想着,既替丈夫感到沮丧,又为丈夫感到不平,还有一份深深的幽怨和悲凉之感。

2.

早七点不到,三甲医院已然人满为患。

偌大的院子里,川流不息着各色人等,有病人,也有前来陪伴的亲朋好友。

机动车就更不用说了,连每一个犄角旮旯处,凡是能停车的地界儿,都被占据得已无立锥之地。

董筱雅脚步急快地走进急诊大楼,熟门熟路地埋头朝最里面的手术室走,却忽然发现,有人挡住了她的去路,连忙抬头看,原来,是李和平等丈夫的几个老哥们儿,呈一列横队,挡住了她的去路——现如今,仍还在警界混的,都穿着笔挺而直溜的警服;干其他职业的,或从政、或下海经商的小官僚和买卖人,也是西服革履,一副衣着光鲜、牛逼烘烘的架势。但个个的脸上,均透着焦虑

和困倦之色，显见是都没有休息好，还担着一份心。

“看着他了吗？情况咋样？需要输血吗？危不危险？”由于情况紧急，一照面，董筱雅便急切地连连打问，连一般朋友间起码的寒暄和客套也顾不上了。

“已经开始手术了。不过，人家医院有规矩，怎么说都不让进去，只好在外面守着。事已至此，你也别太过于着急上火，免得急出啥毛病来，就更不合适了，还是身子骨要紧。你放心，儒铭的命硬着呢，出不了事，保险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至于钱，不成问题，我已经关照我的财会，随时提，小菜儿。”

说这种牛逼话的主叫李和平，身材细长如麻杆儿，原是团中央的机关干部，嘴皮子相当了得，能把死人说活了。年轻时，也曾幻想接父辈的班，当官儿走仕途，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却终因世事多舛，总是跟顶头上司合不来，最终，被迫无奈，只得下海经商。没曾想，反倒是下对了，从此找着了奋斗的位置，体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仗着已驾鹤仙逝，曾长期担任市商业部门领导职务的老子的余威，起五更睡半夜地操劳忙乎，现如今，已混得人模狗样，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光南北口味的餐厅就开了好几家，每月的进项着实可观，净数钞票玩了。

“姐们儿，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肯定没他妈事，向毛主席保证！”

“儒铭怎么会离开我们呢？开国际玩笑！当初，咱大家伙可都是一起金兰结义，对天赌咒发过誓的，不能同日生，但求一块死！还跑了他？”

“说什么哪？现在，关键是抢救，赶紧手术，治病救人要紧，少他妈说败兴话，不吉利。”

……

其余如李大海、王渡生、郭陆军等人，均纷纷表态，七嘴八舌地安慰朋友的妻子。

对于丈夫的这些朋友，董筱雅没不放心的，但她更急于见到命运未卜的丈夫，赶紧从随身带的女士挎包里，掏出一沓尚未开

封的人民币和一个朱红色的活期存折，一总都交给李和平：“我带钱来了。照规矩，得先交手术押金，够不够就是它了。麻烦你，先帮着把押金交了。”

李和平接过钱和存折，还直客气：“不是说了嘛，我负责钱，还信不过我是怎么的？”

“谁交不是交啊？我都已经带来了。”董筱雅执拗地坚持。

听她这样说，李和平不好再拖延时间，赶紧转身，大步流星地朝收费处走去。

一辈子不见长进，当了二十来年警察，现如今，仍还是大头兵一个的郭陆军，沉不住气了，按耐不住地嚷嚷道：“应该赶紧通知儒铭他们单位拿支票来，哥们儿可是公家人，起码报销百分之八十呢。现今的医院，他妈黑着哪，动不动就狮子大开口，几万十万都是小意思。再说，儒铭的伤也够重，属于大手术，钱准少花不了。”

“得得得，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说话就要人命，还说这种屁用不顶的话，你他妈没老吧？”虎背熊腰、面孔黧黑的李大海，没好气地训斥郭陆军，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

李大海其人，在这帮朋友里，属于另类，惟有他，不是出生在干部家庭。然而，却非等闲之辈，由于在刑警总队负责搞“特勤”，手底下的“耳目”和“线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之徒，数不胜数，属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主。最明显的地界儿是电话多，一天里，怎么着都得打出或是接听上百个不止。这会儿，在董筱雅到来之前，人家已经接了上百个电话不止了，均是提供有关刑事案子和治安方面信息的。

董筱雅下意识地看看手表，摇摇头：“算了，现在离上班还早，找谁去呀？即使找着他们报社值班的，也是白搭，还不得左请示右汇报领导？反倒会误事。你不了解新闻单位，平时，不到上午九点以后，根本见不着人，一个个都是夜猫子，懒着呢。反正，咱到时凭票报销就是了，就像上回，儒铭突然发病，由于着急手术，也是我们自己先垫着。不碍事，他们单位经济效益好，够开通，报销没问

题。”

作为妻子，董筱雅最不愿提及上回丈夫突发严重心脏病的事，简直吓死人了。

那还是两个多月以前，2002年刚入冬时的事：一日，半夜三点来钟，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丈夫，在睡梦里，被心口窝里一阵紧似一阵的心痛给疼醒了，小脸儿煞白，跟纸一样，浑身直冒豆粒大的冷汗珠子。要不是自个儿是专门跑医疗卫生“口”的记者，久病成医的多年报道的见识，赶着让丈夫先吃了十好几粒速效救心丸，又赶着奔医院抢救手术，恐怕，小命早就没了，哪还会有二世为人的今天？说不准，连追悼会都已开过多时了，整个万幸。

李和平交完押金，匆匆地走回来，眼见朋友的妻子仍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躁不安地在原地打转儿，不禁怜悯地继续安慰她：“我说，你不用太着急上火，儒铭肯定没事。恐怕，你还不知道，当年，他在西郊一带打架，曾多次出生入死，历经险境，可回回，都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说白了，他这人哪，就是命大，生来就福大命大造化大。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也没趟不过的‘通天河’，你就踏踏实实地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不行，我还是觉着心里不踏实，得进手术室看着。起码，可以起监督作用。”董筱雅根本不信这种轻巧话。毕竟，性命垂危的，是自己的丈夫，同床共枕的伴侣，还要白头偕老呢，不由她不牵肠挂肚，焦虑万分。

“人家能让你进去吗？像领导视察一样，是监督手术的进程怎么的？”心直口快的郭陆军，对此表示怀疑。

“这点儿方便不算什么。”董筱雅沉重而笃定地说道，“至于可能还会有什么变化，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误不了。你们都是他多年的老朋友，我就不假模假式玩虚的了。”

她知道，话，只能这么说，才显得不见外。因为，丈夫的一干朋友，都是肝胆相照的脾气，喜欢直来直去，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要是太啰嗦了，反倒适得其反，惹人家不高兴。就像刚刚吴小平那样，一句话没说合适，就丝毫不讲情面地把电话给挂了，管你什么

女人的面子？还是好朋友的妻子？统统不吝。

她从包里找出一个小本子，熟练地翻着要找的电话号码，开始拨打手机。待有人接听后，三言两语便和对方敲定了一份，在一般人看来，绝对属于过份奢侈的要求。

“成了，院长已特批同意了。”打完电话，她似乎放心了一些，略微舒展开眉头，冲几个大男人勉强笑了笑，“不然，咱十好几年的医疗卫生‘口’，不是白跑啦？不过，还得再等会儿，等院长通知了急诊手术室以后，才能进去。”

几个大男人都没再说啥。毕竟，都是这个女人丈夫的多年老友，彼此知根知底。别说是老哥们儿汪儒铭了，就连眼前的这个女人，也是一路子野的主，凭着一份多年新闻生涯的交际，行行业业的人认识得海了去。

等待中，李和平和中等个儿，身子已日渐发福，白白胖胖的王渡生，说起了悄悄话。这老哥俩，虽说跟汪儒铭等人都是一样交心过命的铁哥们儿，可由于彼此在职业上靠得更近，平时来往，也便更密切一些。因为，一个开饭店做餐饮买卖，另一个，则是负责食品卫生安全的国家干部，且当着握有实权的小处长，自有一份天然的联系。

董筱雅心急如焚地来回在走廊上踱步，那上好的牛皮底女鞋，在一片嘈杂声中，发出清脆的喀喀声响。

忽然，她像是听到外面大街上有异常动静，不禁警觉地支棱起耳朵，凝神细听。片刻后，像是突然恍然大悟了一般，赶紧又开始拨打手机，找还在出事现场的吴小平：“喂，小平吗？现场勘察完事了吗？有没有明确目标？知道凶手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的何在？到底想要干什么？”

估计，电话那头的吴小平，如实回答了她的一连串问题。

“喂，还有一件事，我刚才忘了问你。你们赶到时，见没见着‘哈里’呀？那可是儒铭见天离不开的宠物，心疼着哪。”

“哈里”者，是一条小公狗，棕红色，挺飒丽，系纯种博美犬。

“哎呀，我说你们女人可真够啰嗦，”吴小平在电话里没好气

地直犯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狗？未免也太婆婆妈妈、鸡鸡鸭鸭了。你董筱雅没老吧？跟居委会大妈似的，见天惦记的，不是葱姜蒜瓣儿，就是柴米油盐。”

一听丈夫的朋友又开始数叨自己啰嗦，而且，居然还说自个儿老了，董筱雅不爱听了，气呼呼地钱茬儿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段时间以来，他在家养病，有多寂寞和无聊？能陪他开心解闷儿玩和坚持锻炼的，都是这条小狗。也只有它，才能让儒铭的心情好一点儿。所以，你必须得找着，否则，恐怕另买一条新的都不成，是真的。”

“瞧你们女人家，净操心些什么？告诉你，狗没丢，行了吧？我又不是不认识。我们一赶到，就见着‘哈里’守着儒铭流的血滩儿不动弹，赶都赶不走，跟发了癔症似的，还傻不郎当地冲我的人叫唤，好象是碍着它老人家什么事了似的？我当时就吩咐手下一直牵着，还没忘了买两根‘双汇’香肠孝敬它老人家。哪料，人家根本没胃口，楞是不给面儿。你说，它这副犟脾气，怎么有点儿像是儒铭啊？”

董筱雅听说小狗没丢，不禁如释重负，连说了几个谢字，秀气的眼睛里，居然闪现出晶莹的泪光，想必是由狗到人，又联想起性命未卜的丈夫。

“说什么哪？又见外！”吴小平根本听不得朋友之间说一个谢字，立马又急了。

董筱雅只得收起女人惯于应酬和假客气的一套，换出一副嘎崩脆的男人气概：“得，说什么都是虚的。那这样，等你们完事后，负责把小狗给我送回家去，我还等着儒铭伤好了以后，接茬儿遛它呢。不过，得等晚饭以后，不然，家里没人，孩子中午不回来吃饭。”

“哎，这才像是哥们儿说的话。我挂电话啦？”

电话再次挂断，密密的蜂音孔里，传来嘟嘟的茫音。

旁边站着的几个大男人，想必是都猜出了电话的意思，均不禁被异性的这份细腻和啰嗦劲儿弄得哭笑不得，相互间，传递着

会意的眼神。意思是,要不怎么说是女人呢?特别是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妇道人家,那份精于算计,计划经济的头脑,绝不是咱大男人所能媲美的,就是仔细,即使像董筱雅这类的职业女性,也概莫能外。

3.

实话说,到过医院看病的人不少,可要说是能进入急诊手术室,并眼睁睁地目睹亲朋好友接受血淋淋抢救手术的人,却一定不多。

不过,鉴于董筱雅的特殊身份,还正好是专门跑医疗卫生口的记者,平时进出卫生部如履平地,见部长也是家常便饭,那就另当别论了。

手术,已经开始。

无影灯下,五六个穿白大褂,捂大口罩,戴透明胶皮手套的白衣天使,围站在手术台四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一侧,一个透明色的氧气罐子里,咕噜咕噜地翻溅着水花。

另一侧的心肺监视仪,则在显示着伤者的生命指数变化。

一把把晶亮的手术刀剪,由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上,发出颇有节奏的金属撞击声……

汪儒铭四仰八叉地躺在手术台上,双目紧闭,气息微弱,脸因为严重缺血,白得跟纸似的,连人样儿都没了。

此外,也不知是从哪儿,弄来了那么多五颜六色的胶皮管子,几乎插满了他的全身,远远望去,竟有点儿像是一件供医学院的大学生们熟悉业务的人体标本,看着都让人不舒服,够心疼,也够恐惧。

一向凭着中央主要媒体记者身份,牛逼烘烘惯了的董筱雅,此时,也已失去了常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在手术台一侧的墙角下,尽可能不去打搅正在紧张工作的医护人员,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

她知道,眼下,最是较真儿的当口,保命的关键时刻。这时候,要是心急火燎地督促人家加倍小心,精心手术,务必把伤者的命救回来,就显得不那么识时务了。已忙得四脚朝天的白衣天使们,还不得跟你急呀?说不准,甚至还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影响了手术的质量,也还难说。

所以,自打进入这热气腾腾,气氛绝对够窒息人的天地后,她便一声也不敢吭,光用眼睛说话,密切观察着抢救的进程和各种医疗仪器上,哪凡是一星半点儿的指数变化。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

由于过份担忧,外加恐惧和着急,不知不觉间,她的身上,已然浸满汗水,连最里面贴身的内衣内裤,也全潮湿透了。

三个多小时后,接近正午时分,抢救,总算告一段落,忙乎了小半天儿的白衣天使们,纷纷疲惫不堪地离开手术台,一边彼此小声交流着,一边像是看完电影散场一样,往门外走。

不过,出门前,几乎都把一种隐含着厌恶和不待见的目光,投向已快要晕菜的董筱雅。因为,没人愿意忍受这种凭着某种职业的优势和特权,公然践踏和破坏规章制度的人。

董筱雅呢,作为伤者的家属,则本能地冲向手术台,查看丈夫的安危状况——只见这最亲爱的人,仍无任何苏醒的迹象,双目仍紧闭,气息依旧微弱,面目,则显得更加苍白。

俯身定睛之际,她不禁心如刀绞,大颗大颗的泪珠,啪嗒啪嗒地直朝下掉落。

“儒铭,儒铭……你醒醒……你能听着我说话吗?”她急切地呼唤着。

汪儒铭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真跟已经死过去一样,惟一还让人抱有希望的,是连接他口鼻的氧气罐子,仍还在咕噜咕噜地翻溅着水花,表明,人还活着,心脏还在跳动,血脉还在流淌,气息虽微弱,却还能接得上溜儿。

董筱雅一时有些发蒙犯傻,手足无措,不知该咋办才好?不免带着哭腔,像是一没文化的街道妇女一样,心惊肉跳地询问一个